



□ 徐虹雨

从卫星地图上 看，洞庭湖宛如一只轻盈的凤凰，逶迤着漂亮的长羽，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的西洞庭湖湿地，便是拥有亮丽华彩的凤尾。

这羽凤尾不寻常——范蠡曾作五湖游，客寓县境，留下与美人西施归隐的遗迹；屈原行吟沧港，渔歌互答，留下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的吟唱；李白偕友泛舟，秋游于此，留下“洞庭湖西秋月辉，潇湘江北早鸿飞。醉客满船歌白芷，不知霜露入秋衣”的惆怅；还有农民起义领袖钟相、杨么在此揭竿，率数十万之众起义，濒湖置寨，陆耕水战，引得岳飞千里征洞庭，平息惊天鼙鼓声。

驾一叶木舟，去这片神秘的凤尾漫溯。船在芦苇荡中穿行，数万亩野生芦苇林宛如连天的青纱帐，将西洞庭湖分割成无数个迷宫。初来乍到者贸然荡舟，极易步入迷宫打转，找不到北。

或许，当年范蠡携美人归隐于此，西施那华丽的裙裾便曾飘隐在青纱帐内，成为英雄心中的丽影，也成为世人猜想千年的迷踪。

或许，杨么在此揭竿，也曾隐兵万甲，静待敌船靠近，顷刻间箭簇齐发，刀光剑影谱风流。

芦苇飘白。成熟的芦苇不再如剑直立，而是雍容地顶着毛茸茸的芦花，随风起舞。从北方远道而来的候

鸟腾空飞起，或在碧波间划出美丽的弧线，或钻进芦苇荡难觅踪影。调皮的水鸭不怕人，一群群在青油油的水草间游进游出，眨眼不见，转瞬又在另一丛芦荻边扑腾翅膀，激起层层波浪。

青纱帐中，曾有杨么水寨。杨么水寨曾是杨么起义军的中军寨，也是杨么军在沅江、澧水入洞庭湖口的重要据点。义军曾在此垒土为寨，积草屯粮，侦缉敌情。此寨是杨么军退守的最后一个堡垒，也是岳家军击败义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（公元1130年—1135年）的西洞庭湖，决然不似现今的宁静与祥和。万顷青纱帐，千道迷魂港，战船如云，桅杆似林，持续6年之久的官兵征讨与义军抗击，曾染红了半边湖水。

20多万杨么军据守洞庭，依湖泊港汊为险，兵农相兼，在有关口要隘设水寨70多个，占据的地域北起公安，西至鼎城、澧县，东达岳阳，南抵长沙，一时刀枪林立，旌旗猎猎。起义军在西洞庭湖的浩渺烟波里，播响了反抗南宋腐朽朝廷横征暴敛的激越战鼓。绍兴三年（公元1133年）四月，杨么自封为“大圣天王”，重建楚政权。

南宋朝廷惊恐万状，视杨么为心腹大患，不断遣军往讨。绍兴五年（公元1135年），宋高宗令岳飞率师围剿。岳飞恩威兼施，设计破杨么，仅用8天时间便扑灭燃烧了6年之久

战火。杨么力战不屈，投身洞庭湖，年仅27岁。

杨么奋起于草莽，等贵贱、均贫富，谁是真豪杰？最终失了旌旗，散了壮志。岳飞奉旨征洞庭，道不清千古英豪事，谁主沉浮；说不透纵横英雄业，谁是谁非。

岳飞平反有功，却也写下了他精忠报国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笔。当他将杨么的首级带回朝廷，换得一盏皇帝赏奖的带血庆功酒时，心中可曾有过苦涩与悲怆？民不聊生，无奈龙阳独宝剑；国若能泰，谁来水寨做天王？

杨么水寨的过道两边，曾陈列有800多年前杨么、岳飞大战时双方主将的图像。一边是义军将领杨钦、杨广、吴么郎、黄佐、钟义，一边是岳家军将领王贵、汤怀、张显、牛皋、张保。肃杀之气早已远去，曾经对峙的双方隔着狭窄的过道相视，是否已度尽劫波，一笑泯恩仇？

离水寨不远处，还曾有一处杨么点将台，位于沅澧二水交汇处。沅澧清浑互现，泾渭分明，共赴洞庭。遥想当年，“大圣天王”在此点将，挥师帅旗，敲响战鼓，朝廷水师血染洞庭。

点将台如今已成观鸟台。台下一碧万顷，芦苇编织成横无际涯的草毯，与天相接，清风拂过，草毯便一浪接一浪。每年冬天，成群的鸟儿千里迢迢从北方飞来筑巢，到处都是它们灵动的飞影。这些精灵将西洞庭湖星罗棋布着的140个小洲和岛屿当成

家，一年一次、携家带口地“归去来兮”，其中便有天鹅、白鹤、白头鹤、白鹳、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。它们一年一度的迁徙，让观鸟人有了期待与惊喜，观鸟台便成了南来北往爱鸟人的聚集地。他们带着帐篷，携着长“枪”短“炮”，在此小居，以观鸟、赏鸟为乐。他们披上绿枝伪装，静静蹲守在芦苇荡中或黑杨丛里，只为邂逅一瞬轻盈。到了来年三四月，候鸟们又开始迁徙，飞回西伯利亚等地。

与鸟儿相伴的还有藏于洞庭波里的鱼儿。鲢鱼、银鱼、胭脂鱼、长体鳊和犁头鳊等珍稀鱼类在此逐波，中华鲟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在此冲浪。丰富的渔业资源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西洞庭渔家人。他们撒下银色的渔网，网人的不仅有满仓金丝鲤鱼，更有一湖历史。当地人一一将它们晾晒成西洞庭湿地特产，待客细品近千年。休渔时节，他们便在岸边织网，一针一线，编织渔家人逐水而居的酸甜苦辣。

没有兵燹的西洞庭湖宁静而安详，蓝天白云在水面映出如梦似幻的倒影，鹭鸟鱼鹰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，桨声渔歌在浪里腾起快乐的旋律。夕阳西下，湖水浩浩汤汤，绿纱帐的岸线氤氲在朦胧水气中，那些曾掩藏于纱帐里的陈年往事，仿佛也氤氲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模糊了轮廓。

一湖历史一湖烟，千年风云弹指一挥间。蒹葭绿障掩风流，洞庭之水依旧荡悠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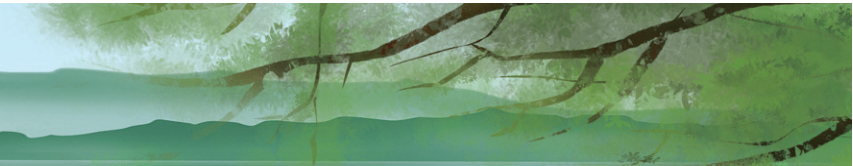
溪光山色间，一条青草侵阶的古道逶迤盘旋，转入深山更深处，如神龙见首不见尾。空气清新宜人，好像可以滴出水来。久违的图画，久违的感觉，仿佛走进了古人的溪山行旅图。但在盘山岭这幅行旅图中，还有长宽不一、低矮古拙的石碇，像一串省略号落在鸣金漱玉的溪泉中；还有藤蔓缠绕的石桥，像一弯新月跨在山谷上；还有古色古香、木石结构的路廊，像一顶斗笠，扣在起伏稍缓的山背上。石碇、石桥、路廊都像从山中自然生长出来的，简单、朴实，没有雕琢，没有藻饰，素面朝天。石碇似方非方，似圆非圆，就这么随形随意地散落着；石桥拱券用乱石叠成，乱而有致，不失秀美；路廊的梁架因陋就简，不避曲木。一切以满足功能、简便实用为宗旨，但一切也古朴大方、入画入诗。它们与九曲回肠的石阶一起，构成古道的完整形态。它们调节着古道的节奏，使古道抑扬顿挫、摇曳多姿。

不知道徐霞客当年走在盘山岭上，是怎样的心情，怎样的景致？是否也如此这般？如今，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

不知道徐霞客当年走在盘山岭上，是怎样的心情，怎样的景致？是否也如此这般？如今，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

湮灭的历史，脚步太过沉重。古城早已没有气息，穿行着绿的游人顺着大道两侧高厚的土垣慢慢前行，仿佛穿行在时光之河中，聆听着曾经有过的集市喧闹、战马嘶鸣。繁华逝去、文明中断的故城像一个层层设防的大堡垒，整个城堡里鲜见植物。在黏土夯成的残垣断壁中，据说还有许多谜团至今没有解开，但在这苍凉、完美的废墟前，一切都不重要了——时光真是个好东西，它总会让人类在一切未知前迷醉。

出城，站在外围的城墙下仰视，墙的边际便是高远的天空，人的卑微与渺小被岁月深处的城墙映照出来。我住在长江沿岸，习惯了小桥流水、绿树繁花，这地下古城伸展的筋骨撞击了我的内心。同学问我此时感受，我说，此处“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”直让人想哭，不是哀伤，却有悲悯。



千年古树伴三苏

□ 刘友洪

千年古树万年情，一门风雅仰千秋。

蜀中名胜三苏祠，茂林修竹，树木葱茏，慈竹、银杏、紫薇、桢楠、金桂辉映着红墙青瓦，也装扮出古祠的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。三苏祠里有几棵千年古树，在静静等待你的到来。你听，他们正在诉说——

榕树

我是一棵榕树。我是一棵为苏家守宅千年的古榕树。

我长在苏家院旁，历经千年，饱经沧桑。岁月的洗礼，已使我树干皴裂，满身沟壑。但是，我的心还定格在苏家姐弟那那双小脚丫上——他们在我身上踩过的感觉，仍清晰而牢固地印在我的心里；苏八娘仰头惊呼弟弟的声音，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；程夫人立于树下，教育苏家姐弟不残雀鸟的情景仍历历不目……心若止水，我只在乎我的年轮是否还能记清当年苏子脚印的模样。

我俯视院子，守候三苏祠的前世今生。我见证了三苏祠由宅改祠，从“家有五亩园”到4A级旅游景区；见证了眉州文风鼎盛，进士高中，被皇帝赞为“天下好学士皆出眉州”；更见证了今日之眉山为弘扬东坡文化所做的不懈努力。这个闻名遐迩的文化高地，历劫不磨，大放异彩。于是，我高高举起巨大的伞盖，努力地为三苏祠遮风挡雨……

一群身着宋服的少年，在院里成排列开，拱手作揖。我仿佛听见园中弟子正在诵读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……他们在幼小的心里播撒诗书的种子，随春雨萌动发芽，开花结果。这缕缕书香在苏宅上空悠扬，穿越眉山，穿越千年光阴，至今仍那么浓郁。

纱轂行、洗砚池、东坡书院，时间重复着对历史的品味与咀嚼。我抬头看见了远处的东坡水街，街灯、街景让我仿佛回到那个以精致为美、以丝绸和茶叶为纽带的年代。

黄荆树

我是一棵黄荆树。我是一棵为苏家守水千年的不死树。

想当年，苏洵夫妇手植我于井旁。“棍棒之下出孝子，黄荆条下出好人。”程夫人手执细细的荆条，鞭策“我时与子皆儿童，狂走从人觅梨栗”的苏家姐弟，教育出两位大学士。晶莹的露珠是我对上苍的致谢。

我本是“千年锯不得板，万年架

不得桥”的灌木，永远长不大。但沾了三苏和老人泉的灵气，我挺直了腰身，直直地往上长，不向困难低头，不向权贵折腰——我要为苏家守水千年！

我一活就是六百年。

一日烈火燃烧，将我整个置于火海。我剧烈疼痛，我知道我的生命可能要结束了。但我不能！我要像苏东坡一样坚毅顽强，我要一直守护泽养苏家的古井，让三苏的光芒照耀后世。于是我把根伸得更深，把土抓得更紧。

火灭了，土焦了，我的树叶和枝条已不复存在，只留下一截斗碗粗的光秃秃的树干，但我怕。只要还有一段活体，我就要让生命延续下去。我的新芽已经萌发——新的生命如喷薄的日出，充满朝气，那是苏子的坚毅赋予的力量。

如今，你来到苏宅古井旁，可以看见一截枯木，以及一侧新生的几株黄荆树儿，斜出上方，遒劲有力。如果时节合适，你还能闻到蓝蓝的荆花绽放出的缕缕幽香。

那就是我。

荔枝树

我是一棵荔枝树。我是一棵为苏宅守魂千年、身已死而心不死的树木疙瘩。

我蜷缩百坡亭一隅，化为一座根雕。

我曾经枝繁叶茂。春天，我把馨香的花儿献给苏家院落。夏天，我硕果累累，四邻八方、苏家上下，都来品尝我甜蜜的果实。但是，怎么就少了苏家兄弟呢？跳跃的小松鼠，可是东坡先生派你回家践诺？

东坡先生说：“东坡送我东来时，手栽荔子待我归。荔子已丹吾发白，犹作江南未归客。”先生呀先生，你怎么能食言，不回家尝尝我这棵荔枝的果实呢？你是留恋南粤的丹荔，不辞长作岭南人，还是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”，心灰意冷，病魔缠身，不能回家？

人有时情树亦情。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年过去了……一百年过去了，二百年过去了……物非原物，人非原人，手植我的人已离去，我已等不来相思的人儿……

我终于心力交瘁，力不从心，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世，但我要把我的思念植于土壤，好让新植的苗儿、潜心的学者、守岁的人儿，能把我的相思传递下去——不然苏子返乡，怎么找得到回家的路呢？

几时归去，做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即使我已化为树木疙瘩，东坡先生，我也等您……

北海观日

□ 胡新波

薄

来到的北海的渔村，在阿弥家闲住已有半月。天还未亮，我踩着铅一般的昏蒙走在海风中，墨空中眉月一钩，阿弥驾着渔船穿出西村港大桥，船头上的他直举起左手，朝我涌来的呼喊声被海浪拍散，掉入轰鸣的柴油发动机中碎成万点银粼，倏地被数只晨鸡叨走。

是谁，把云种在天上？又是谁，把海倾落人间？斑驳的铁锚吃入沙中，常年住在海边的阿弥，和他已过世的母亲一样早早染上风湿。他绑着头灯，提着锈红的旧渔桶一深一浅地在前走着，零落在海岸线的村民一边聊着家常，一边用火钳随意捡拾些海豆芽和海瓜子。天水相连处烟水迷蒙，渔火明灭，银钩暗淡，在淡墨的天际慢慢放大。这是清晨的北海。

海边游玩的人逐渐多了。阿弥铺开一张碎帆布，将扇贝、海螺、珊瑚一一倒出，几个堆城堡的小孩被阿弥吹响的海螺引来，叽叽喳喳来挑拣螺贝。这时四周突然静了下来，阿弥放下螺儿，示意我向前看去，那是海风吹起的一点猩红。

阿弥再次吹响了海螺，像是把那猩红吓了一跳。大海与穹顶的际实处拉成一道金线，岸边的景物开始清晰，矶岸卷起阵阵海浪，在淡粉色的天际洋洋自得。世界由暗到明，人间由冷转热。踩着秒针，太阳跳出地平线，舒展开身子，一轮朝日喷

□ 叶艳莉

明万历四十一年（公元1613年）四月十一日，领略了浙江天台山的水石奇胜后，大旅行家徐霞客又向雁荡山进发了。在其《游雁宕山日记》中，他写道：“自初九日别台山，初十日抵黄岩。日已西，出南门三十里，宿于八岙。十一日二十里，登盘山岭。望雁山诸峰，芙蓉插天，片片扑人眉宇。又二十里，饭大荆驿。”

时隔近20年后，崇祯五年（公元1632年），徐霞客再次踏上了去雁荡山的路。其《游雁宕山日记后》记载：“余与仲昭兄游天台，为壬申三月。至四月二十八日，达黄岩，再访雁山。觅骑出南门，循方山十里，折而西南行，三十里，逾秀岭，饭于岩前铺。五里，为乐清界，五里，上盘山岭。西南云雾中，隐隐露芙蓉一簇，雁山也。”

从日记中可知，徐霞客从天台山去雁荡山，皆从盘山岭过。可惜的是，历来解读《徐霞客游记》者，对盘山岭皆轻轻略过，语焉不详。其实，盘山岭虽非天台、雁荡那样的名山，但也有自己的风姿与故事。

盘山岭是温岭、乐清、黄岩的交

界地，横亘于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、乐清市大荆镇、黄岩区秀岭村一带，是古代台州、温州之间的门户。鲁迅先生说：其实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盘山岭上走的人开始多起来，便有了路。宋代的温州状元王十朋有一首描写盘山岭的诗：“一岭迢迢十里谿，行人半日踏烟霞。青山遮莫盘千匝，归梦何曾不到家。”想来，盘山岭上的盘山古道成为南北交通要道，可能跟宋室南渡有关。宋室南渡以后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南移，台温州地位上升，台州被称为“辅郡”，温州则被称为“次辅郡”，都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沟通两州的道路，热度自然噌噌噌往上升，盘山岭上行人不绝也就不奇怪了。也无怪宋代以后，对盘山岭的记载渐渐增多。直到明清时期，盘山岭依然繁荣。

盘山古道极难走，《嘉庆太平县志》上说：“（盘山）山势自雁荡东北太安山（原注：俗名太湖山，乐清界）奔腾起伏至绣岭（原注：黄岩界），南纤北指，曲折盘旋，周围数十里，故名曰‘盘’。阇人语‘盘山盘半年’，极以状其险远。”

远去的交河故城

□ 周芳

夏日傍晚，新疆的阳光仍很炽烈。从吐鲁番赶往乌鲁木齐，同学说，途经交河故城，带你们去看看。

交河故城？从没听说过。能称“城”者，必是有路，有人，有市声。而此时路上车少人稀，路两边天高地广，一片苍茫，看不见一点尘世的痕迹。

慢慢地，在地平线尽头，一截截赭黄色的土墙出现在视野里，却是断壁残垣。此时，倒没有狂风卷沙，周边一片寂静，在刺目的阳光下，散发着一一种遗世独立的倔强。

一靠近故城，我就被深深震撼，脑中不断蹦出“旷远”“苍凉”“穿越”这样的词汇。在茫茫的戈壁与山谷中，这座古老的生土构筑的城市远离繁华与喧嚣，以其残缺和沧桑，处处呈现一种力量之美。我问同学，什么

是“生土”？他答，就是不适合耕种、极为坚实的土壤，古时西北地区的建筑多是此类土建。

历史的脚步从不停歇，将岁月里的一切挟裹着呈现给后来者，就像面前的盲盒，如果你不打开，永远不会知道里面装着什么风尘。

交河故城是座柳叶状的孤岛土台，地势很高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车师前国，王治交河，河水分流城下，故称交河。交河故城曾是古车师国的都城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，也是西部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9到14世纪，由于连年战火，交河城逐渐衰落，元末察合台时期终被放弃，它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成长兴衰。

土台虽高，但整个交河故城是一座向下深挖的城市，市井、寺院、官署、住宅采取“减地留墙”的办法，从高耸的台地向下挖出。新疆干燥少雨，那些深深嵌入地下的道路、封闭

的高墙、迷宫似的庭院，得以较好地保存。顺着一级级台阶而下，是一个四方宅院，院内有水井、深窖，四围有居室，颇似老北京的四合院，头顶的阳光一点点从地面抽走，院内的阴影格外幽暗。我一阵恍惚，这个院内，也有老人与孩童的天伦之乐，也有我们的四季烟火吧。

拾级而上，来到一处高大的建筑面前，放眼望去，满目“墙林”，城南门口，一座高高的箭楼满目疮痍，那些残存的雉堞，不知挡过多少飞来的箭头？边塞诗人岑参有诗：“曾到交河城，风土断人肠。寒驿远如点，边烽互相望。”那些来自中原的士兵诀别爹娘妻儿，驻守西域，冷硬的西风，有没有传递过亲人的呼唤？站在一个藏兵壕里，墙壁还残存着火烧的印迹，我将手指在墙上轻轻划过，希望能触及千年历史的心跳，然而，周遭寂静，只有自己心跳如鼓——这一段

